

閩粵·海洋研習營心得報告

陳秋洋 英國華威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這一次十二天的兩岸研習營，無論是學術上和體力上，對我而言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同時也是一次寶貴的成长機會。

本次研習營的要點，我認為是將閩粵地區以海洋為中心，跳出傳統國族敘事的窠臼，將南中國海與東海連結在一起，更廣泛地考察這個區域人群、商品和文化的流動。接受這個概念對我而言並非難事。一方面我成長在沿海地區，我個人和身邊親族成員都有到海內外謀生或求學的經歷，因此觀念上的桎梏比較少。另一方面，我曾經做過移民史的相關課題。在歐美史學界，研究移民的流動性時，以地中海或是大西洋作為研究視野的中心已是常見做法。而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和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的影響也常會讓人質疑以民族國家作為分析單位的適用性。從研究方法來說，受到自下而上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史觀的影響，歷史學者都會廣泛利用民間資料，例如日記、通俗小說、戲劇、建築、照片、口述材料等。困難的點在於我如何將這些觀念和方法運用到中國歷史上。在今年上半年的時候，我恰好做過所謂“華南學派”的文獻綜述，然而只知其大概，知道要看碑刻看儀式做口述，卻不知如何落到實處。

第一是我的歷史功底，尤其是中國古典歷史功底，其實是非常薄弱的。我本科專業為英語文學，研究生時來到英國，轉專業到歷史專業。滿打滿算，只學習過一兩年世界史，且所學課程多偏近現代，因此對於如何使用中國古代的史料，例如史書縣志，可以說是一無所知。這次研習營的讀本非常厚重，按照各個考察地點一一準備了相關原始材料（當然這多虧了楊培娜老師的精挑細選。找材料是做研究的第一步，已是十分辛苦）。我第一次知道要如何讀圖經，看文獻裡的注疏。同時我非常感謝我的小組成員，他們帶我讀經書、讀縣志、拓碑文，對我的古典文學知識在線扶貧。在第一次小組討論時，討論到宋末張世傑的史料時，在民國《陽江志》裡有一句寫“殆猶九嶷之視鳴條乎？”，多虧兩位學先秦文學和禮制的同學告知“九嶷”與“鳴條”的意思和相關典故，我才理解大意。最後一次討論，在分析潮汕大峰祖師存心善堂裡的一塊民國公文碑時，我和組員一同把碑上的三條公文按層次整理出來，對民國時期地方政府和國民政府之間的行政流程也有了更具體的認識。

第二是時代變遷有時是緩慢的，有時又是迅疾的，不僅是人文環境，也包括地

理環境，而這又可能改變人們對於時間和空間的感知。廣州和黃埔今日的水上交通早已不如往昔，然而一百多年前，大小碼頭星羅棋布，海幢寺的山門實為海山門。因為身處不同時代不同階級性別和文化，歷史學者自身的觀念和研究對象的觀念也許大相逕庭。大多數中國歷史學者，說到底都是受到些精英教育的，如何避免文化中心主義，理所當然地將自己的觀念強置與他人之上，是需要親身體驗歷史的所在的。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講座讀本里有一篇論文描述了 15-17 世紀東南亞城市的海洋貿易。在那個時期的東南亞城市，比起土地或者房屋，樹林才是一種法定私有財產。這是因為房屋多是高腳屋，可以輕鬆拆除和搭建，而城市藏在樹林間，也可以直接搬離原址。這和中國文化，或者說我們認為的正統中國傳統文化，實在有太大的不同，但這種文化上的不同因當地的自然環境又顯得合情合理。不妨做一個設想，像這樣有違“中國常識”的現象在中國的地方文化里是否也曾在歷史上存在呢？當然大膽推測，小心求證，這也正是需要我們一步一步走訪觀察不同地點的原因。所以這十幾天沿著閩粵海岸，一邊在講座上學習老師們的研究，再一邊實地考察，思考老師們是如何利用各種資料做出研究，同時讓我對這些沿海地區的歷史演變建立了一個具體實際的認識，實在大有裨益。

除此之外每天的行程都讓我拓展了知識面。許多同學都來自不同學科，有自己專長的領域，例如在南越王宮遺址博物館裡，我就和幾位同學討論了灰坑、地層裡秦的“女市”銘款陶片、刻有“文帝二年”的南越玉璽，在泉州開元寺裡大家又一起觀察外來宗教影響的建築風格。另外，這次研習營讓我見到了聞名已久的學術大家，結識了幾位志同道合的學友，也讓我對國內的學術生態有了初步了解，讓自己更接地氣了一點。這些收穫都使我倍感幸運，希望今後還能有機會參加這樣的學術活動。